

叶阳岚
著

江山

叶阳岚

之
世间始终你好

上

算不算信仰，
是我生命里最无法舍弃的人，
万里江山才风景如画啊！





之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上

JIANSHI
ZH
SHIJIAN
SHIZHONG NII HAO

叶阳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完结篇 / 叶阳岚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552-4073-0

I. ①江…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8046号

书 名 江山之世间始终你好·完结篇
著 者 叶阳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孙红彦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506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073-0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旧爱新欢，父女恶斗	1
第二章	齐人之福，覆水不收	31
第三章	深宫血案，养虎为患	67
第四章	秦宣遇刺，怒焰焚天	94
第五章	父女断义，楚国来使	118
第六章	和亲之路，凤上九重	145
第七章	楚宫风波，身世之谜	171
第八章	为爱绝爱，引戈天下	199
第九章	借力打力，景帝身死	225
第十章	平叛之战，皇权罔替	249





● 世间始终你好

完结篇 目录 下
CONTENTS

第十一章	新婚燕尔，监国公主	277
第十二章	前世今生，驸马殉国	307
第十三章	二嫁西楚，君心我心	334
第十四章	储位之争，借刀杀人	361
第十五章	宴无好宴，倾国无爱	386
第十六章	嫉妒成狂，一场闹剧	413
第十七章	密牢惨案，凶手为谁	437
第十八章	受制于人，大晏宫变	461
第十九章	母子博弈，孰为正统	487
第二十章	我心为尊，江山不悔	515
番外	心若骄阳，倾城无悔	540





第一章 旧爱新欢，父女恶斗

是夜，三更过半，御花园中一片寂静，秦菁换了身宫女服，带着灵歌直奔长春宫。

长春宫地处整个宫殿群的最边缘，因为多年未经修葺，屋舍衰败倾颓，和皇宫其他部分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这边的关系是白天的时候墨荷已经提前打点疏通过的。守门的太监方公公年事已高，因为冷宫这里鲜有人问津，再加上墨荷出手阔绰，他便十分尽心，不仅留了门，还特意准备了一篮子吃食带着。

“老奴给殿下请安！”方公公行礼。

“不必拘礼。大晚上的，有劳公公了。”秦菁淡淡一笑。

“岂敢岂敢！”方公公忙道，赔了个笑脸，也不废话，直接掏出钥匙递过来，“殿下顺着这条回廊往前走，穿过前面的园子就是了。”

灵歌接过钥匙，又看他递过来的食盒，神色困惑。方公公便有些神秘地笑道：“姑娘带着吧，总有用处的。”言罢，径自将那食盒塞到灵歌手里，自己颤巍巍地提着灯笼走了。

灵歌手里提着食盒，一脸莫名其妙。秦菁的目光落在她手上，眼底隐约闪过些了然，拢了大氅往里走：“走吧！”

灵歌提着灯笼，主仆两个沿着回廊走过去，最后穿过一小片花园，果然看到两扇褪了漆的木制大门，上面半边匾额被风雨腐蚀，完全看不清字迹，再加上此时正是晚上，整座宫殿看上去更显阴森荒凉。

而此时本该夜深人静，可隔着门板都能听见，里面沸沸扬扬闹成一片，女人的哭喊声、狂笑声、哀号声不绝于耳，听得人汗毛倒竖。

灵歌倒是不怕这些，只是担忧地回头看了秦菁一眼：“公主……”

“去吧！”秦菁颌首，接过她手里的灯笼，淡淡道，“如今天寒地冻，她们闹了半宿，是

该垫垫肚子了。”

灵歌一愣，低头看了眼手里的食盒，顷刻了悟，转身走上台阶去开门。

那锁头也是年代久远，里面大约是锈住了，灵歌捣鼓了好一阵才把门打开，厚重的门板摩擦声响过后，露出里面破败的一个大院。

那院里残留着很多巨大的花盆，只是花卉树木早就没了踪影，院内地砖残缺了好些，剩下的一些也满是裂痕，冬日里许多枯萎的草屑隐藏其中。

正面望去是一座门脸体面的大殿，门口廊柱也跟着脱了漆，正殿和两边偏殿的房檐下各有两盏残破的灯笼，惨淡的火光隐约映出院里的一切。

大约是怕那些女人夜里玩火烧了房子，三面殿里都没有半丝火光，只能听见黑暗中一群女人或哭或笑的叫骂声，偶有一两个赤脚从里面追逐着奔出来，竟然疯子一般，互相厮打谩骂，恨不能将对方生吞活剥。

灵歌站在大门口，冷不丁打了个寒战，抬头却已经有两个疯妇发现了她，狞笑着扑过来。

“狐狸精！狐狸精！你们快看有狐狸精来了！”那疯女人嘿嘿怪笑着扑上来，伸出尖锐的指甲就要去抓灵歌的脸。

灵歌秀眉一拧，一脚将她踹下台阶。灵歌力气奇大，那女人摔在地上，惨叫一声，殿内的其他人听得动静，一拥而出。十来个女子，衣不蔽体，蓬头垢面，连年龄都看不出，却个个眼睛血红，野兽一般疯狂地扑过来。

这样的人，哪里还是人？即使曾经杀人无数的灵歌，也觉得一阵胆寒。她微微愣怔，随后回过神来便是目光一凛，抽出腰间软剑，剑锋所到之处，映出她眼中暴戾的光。那些女人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突然止步，面面相觑，不作声了。

灵歌款步走下台阶，冷眸一横，厉声道：“全都滚进殿里去，谁再出声，我就杀了她！”说话间，她手腕翻转，挽出一朵剑花，旁边一个废弃的巨大瓷花盆应声而裂，碎成两半。

女人们眼中瞬时现出惊惧，也不知是谁带了个头，煞有介事地嘘了一声，然后所有人都跟着嘻嘻笑着，争先恐后地转身往正殿里跑去。

灵歌始终皱着眉头，弯身将那食盒放在地上，顺势一脚，食盒就跟着飞进了殿里，引来女人们的疯抢和谩骂。

秦菁提着灯笼从门外进来。灵歌这才从极大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一筹莫展道：“公主，您怕是白来了，这些女人全都疯了！”

秦菁静默不语，站在门口看了一阵，却是淡笑着摇了摇头：“那倒未必！”

灵歌循着她的视线看过去。那殿中的疯妇因为争抢吃食而哭号打骂成一片，不时有人举着糕点冲出来，又有人追出来争抢，两个人厮打着倒在地上，把对方咬得鲜血淋漓，有几次推打，几乎碰到右侧偏殿屋檐下呆坐的一个女人。那女人面无表情地看过去，她们便像是遇到了洪水猛兽般跑远了，像是生怕触了禁忌，不敢去招惹她。

自进门起，秦菁的目光就锁定在这个女人身上。她也同其他人一样衣衫破败，满脸污垢，却自始至终一动不动，不去争抢食物，也不哭闹。

灵歌心中微微一动，走过去，试探着问道：“您是姝嫔娘娘吗？”

女人呆坐不动，只是不住摇头晃脑地去掐头发上的虱子，似乎是个聋子。

毕竟，长春宫里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灵歌越发不确定秦菁找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再次开口道：“姝嫔娘娘，您能听见奴婢说话吗？长公主殿下来看您了。”

那女人仍是不动不语，自顾自摆弄着拖地的头发，神色漠然。灵歌无计可施，退后一步，为难地看向秦菁：“公主，她……好像听不见？”

秦菁摇头，似笑非笑地牵了牵嘴角走过去。灵歌不敢大意，站在旁边，小心防备地盯着两人。秦菁走到那女人面前站定，从容地仰天呼出一口气，神色幽远地慢慢道：“我知道你都听得见，本宫什么也不想多说，你点头，不出一月我可以让你堂而皇之地从这里走出去，重新拿回原本属于你的一切；你若不想，也便只当今日本宫不曾来过，我自己走了便是。”

说话间，她一眼也没有再去看那个女人；而那女人也是一直无动于衷，只是木然地坐着。灵歌看着，眉头越皱越紧。却不想下一刻，在秦菁转身的那一瞬，冷不防黑暗中一道阴冷嘶哑的声音响起：“你要我做什么？”

眼前的女人仍在低头摆弄头发，没有半点异样。许是此间风声太冷，这个声音突兀响起，灵歌一时反应不及，竟有些茫然，不知道它是从何而来，下意识张了张嘴，讶然无声。

下一刻，秦菁却笑了。她昂首看天，眸子里映着天上星光，明亮而清冷地一字一字说道：“本宫什么都不用你做，你只要放开手脚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

显而易见，她今夜是来讲条件的，但居然什么条件都没有提？

蓝月仙是到这时才有些按捺不住，缓缓抬起眼睛看她。眼前的少女一身侍女服，腰身纤细，清丽生动的脸孔映着夜色，显出几分清冷矜贵的模样，整个人竟然在无形中给人波光潋滟之感，让人过目不忘。

秦菁幼时她是见过的，前后十年，当初那么粉雕玉琢的一个小人儿，已经长成这般亭亭玉立高贵端庄的少女了。无非因为有显赫的身份作衬，有庞大的母族支撑，才有了今日的荣光，反观自己，却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死样子。

出去？她当然是想的，这十年间她无时无刻不想着有朝一日从这里走出去，把蓝家人和蓝月湄给她的轻视、侮辱统统还给他们。

最初那一瞬间的心潮澎湃之后，蓝月仙忽而收敛目光，阴恻恻地看着秦菁，讽刺道：“长公主居然纡尊降贵前来此处见我，想必我不在的这些年里，蓝月湄那个贱人母凭子贵，混得不错吧？”

秦菁唇角带着淡淡的笑容，波澜不惊，回过去一眼，却是不再多言一句，转身就走。蓝月仙一愣又一恼，但再到后面清醒过来便有些急了，冲着她的背影喊道：“你要怎么帮我出去？”

他不会答应的。”她口中所谓的他，是景帝。

“这个你不用管，回头等一切部署好了，本宫会再着人过来，到时候你只要照着我的吩咐做就行了。”秦菁道。

蓝月仙见她没有滞留的打算，眼神阴了阴，但没再勉强，只安静垂下眼睛，掐头发上的虱子卵。

“对了，有件事本宫觉得还是应该让姝嫔知道的……”这边秦菁走了两步，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回头，目光萧索地看了蓝月仙一眼道，“素心她——去了！”

蓝月仙骤然抬眸，目光却只在她脸上停留片刻，又垂下眼睛去做自己的事了。

秦菁此时提到素心，分明是在暗示她，自己今天会来这里是与素心有关的，可是这个女人居然对素心的死讯全无反应？

灵歌心里一怒，就要回头与她理论，却被秦菁不动声色地按住了手腕。

“公主——”灵歌低低开口。

秦菁无声地冲她摇了摇头，径自往外走，只是临出门时又忽而止步，侧头看向那屋檐底下的蓝月仙。

灵歌察觉她神色有异，狐疑道：“公主，怎么了？”

“这里有问题！”秦菁咬了下嘴唇，语气笃定。

那院子里阴森凄凉，仍是不时就有几个疯女人跑出来，互相追赶叫骂。

灵歌不解：“您是说这姝嫔娘娘有问题吗？”

“她的确是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瞧瞧。”秦菁勾唇，露出一个饶有兴致的笑容。

灵歌回头，那女人邈邈又阴郁，看着和这里的环境也无多大出入。

灵歌盯着蓝月仙，打量许久，突然脑中灵光一闪，猛地瞪大了眼睛：“她——”

“嘘！”秦菁一笑，冲她晃了晃手指，继续走出门去。

灵歌赶紧跟出去，动作有些仓促地锁好门，再追上秦菁的时候迫不及待道：“公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被送到这里的女人，因为知道再难翻身，日积月累下来全被逼疯了，却只有姝嫔挺过来了？”

秦菁但笑不语，只是自顾自前行，故意吊着她的胃口。灵歌思索着，继续追问：“还有您不是说她被关在这里已经快十年了吗？您看她虽然浑身污垢，但还是体态丰腴，容貌姣好，跟那些女人都一样。”她自己说着，又兀自忖度，“难道是素心姑姑一直在暗中接济她？”灵歌的话只到一半，就突然住口。

秦菁不再为难她，这才淡淡开口道：“当年出事之后，蓝月仙就成了父皇面前的禁忌。我记得那是在六年前吧，父皇十分宠爱的一位贵人无意中提到了这个女人的名字，父皇勃然大怒，褫夺了她的封号，当场赐死。再加上皇祖母也不待见蓝家的人，所以在这宫里，就算素心有心，也绝对没能力叫开这冷宫的大门。”

“那会是谁？竟能违逆皇命，把手都伸到这冷宫里来？”灵歌百思不解，想了想道，“要不奴婢去问问那位方公公？”

秦菁莞尔，侧头看她一眼：“算了。为了这么点小事，何必为难他？你回去跟苏沐交代一声，让他找两个人来这附近盯着就是。”

如果真的有人在暗中接济蓝月仙，那么他们之间就一定要互通消息，只要顺藤摸瓜，还怕找不到蛛丝马迹？

“好！”灵歌谨慎应道。

长春宫毕竟是禁地，主仆两个也不再耽搁，还了方公公钥匙，又原路回了乾和宫。为防止风声走漏，夜访长春宫的事秦菁并没有透露给旋舞和苏雨两个小丫头知道，只让墨荷守在她的寝殿里，以备不时之需。

“公主，你们怎么才回来，可担心死奴婢了。”墨荷本来等得心急如焚，从门缝里见到两人回来，赶紧开门。

秦菁回头看向灵歌：“你先去找苏沐吧。”

“是！”灵歌领命，转身又往外走。

墨荷把秦菁让进门，秦菁任由她替自己解下大氅，道：“我不在的这会儿，宫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就是您走后不久皇后娘娘派人来问过，您昨儿个一夜未归，娘娘怕您在外面染了风寒。奴婢推说您已经歇了，把人打发了。”墨荷道，把大氅抱到旁边收好。

“嗯。今天没抽出时间来，我的确是该去给母后请安的，明儿个一早你记得提醒我。”提起萧文皇后，秦菁心中就略有几分愧疚。

“奴婢记下了！”墨荷颌首，“公主您先休息会儿，奴婢叫人给您备水沐浴。”

墨荷带上门走了出去，秦菁弯身在桌旁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不多时灵歌就回来复命。

“我交代你的话都转告苏沐了？”秦菁问道。

“是的。公主放心，苏沐已经派心腹过去长春宫附近埋伏了。”灵歌道。

秦菁一直埋头看着手里的杯子，表情并不见怎样波动。

灵歌心下奇怪，犹豫了一下，就试着开口：“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秦菁笑笑，侧头看向了她。她唇角带了浅浅的一点笑意，眼底却是少见的严肃，看得灵歌没来由地心头一抖。

“灵歌，你是个聪慧通透的人，当初我要你和旋舞到身边的原因你应该是知道的，对吧？”秦菁开口，有些意料之外。

灵歌一愣，却是用力抿住了嘴唇，没有出声。秦菁也不介意，只继续慢慢地说道：“羽表兄对我的戒心很重，我留你们在身边，一则看中了你们的身手，能为我所用，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取信于他……”



这件事，其实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可是现在秦菁突然挑明了说出来，灵歌反而无所适从。她面色略有尴尬，扯了下嘴角：“公主我……”

秦菁摆摆手，打断她的话：“我既然敢留你们在身边，当然会考虑后果。你放心，我今天和你说这些话，并非要兴师问罪，只是有些事要告诉你。你也看到了，经过昨夜的事，本宫和父皇之间就算是彻底撕破脸了，虽然碍着彼此的脸面身份，他一时也不能明着拿我怎样，但是在这宫里到底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母后做不得主，就连皇祖母那里也被压制得有些强弩之末的意思。从今往后，这乾和宫里就不可能再太平无虞了。”

“公主……您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奴婢去做吗？”灵歌隐约明白了些什么，试着问道。

秦菁点头：“苏雨和旋舞都还是孩子心性，而墨荷又是个弱女子，有些事情她做不了，所以以后本宫需要你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你是羽表兄的人，而表兄远在千里之外，又是处在和西楚短兵相接的关键地方，他那里万事不容有失，本宫也不希望他分心。而你，既然来了本宫的身边，本宫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本宫需要你从今以后，事事都能以本宫的命令为先，你能做到吗？”她的语气很平和宁静，却隐隐透出一种沉稳而强大的力量。

灵歌眉头紧蹙，咬着牙，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秦菁等了她片刻，见她实在为难，也不勉强，又道：“当初羽表兄既然把你们两个给了我，就应该想到了会有山高皇帝远这一说。我不为难你，你也不必急着回答，今天晚上回去想想清楚，再给我答复不迟。如果你做不到，本宫也不会强求，我可以让苏沐去办。”

虽然白奕安排在她身边的人不少，但真要运作起来，她还是只能靠自己的人。苏沐手下的确还有一些可用之才，但终究不如灵歌这种可以随时带在身边的丫头方便。

秦菁这样说，虽是让步了，灵歌却还是不能平静，态度上越发显得小心翼翼。

为了缓和气氛，秦菁岔开了话题道：“方才从长春宫回来的路上，本宫见你几次欲言又止，你是有话要说？”

“哦！”灵歌猛地回过神来，迟疑了一下道，“奴婢是在想那个姝嫔娘娘，公主觉得她真的可用吗？”

“那人你也见过了，你觉得呢？”秦菁反问。

灵歌抿抿唇，还是颇多顾虑道：“可是一个在冷宫里待了十年还能不疯不傻活着走出来的女人，公主觉得那还是个人吗？”

这个女人的灵魂该有多阴暗，才能让她抵御住比死亡更可怕的夜以继日的折磨，在有进无出的冷宫里清醒挨过十年光阴？

想着方才在长春宫里蓝月仙那阴冷晦暗的眼神，灵歌还是难免觉得颈后发凉。

秦菁闭上眼，缓缓吐出一口气，一字一顿说道：“本宫要的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头被仇恨吞噬、会吃人的野兽！”

当年的蓝月仙已经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蛇蝎毒妇，经过十年光阴的洗礼，她怕是连

最后一点人性也尽数泯灭了吧！

灵歌听着暗暗心惊，虽然秦菁是想要拿蓝月仙去对付蓝淑妃母子，可……

“公主，如果诚如您方才所言，这个女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您若是救了她出来，万一有一天她倒戈相向的话……”

蓝家人的秉性实在不能让人放心，而且灵歌虽然进宫时日不久，但关于当年蓝淑妃和这姝嫔之间的事，也从墨荷处知晓一些。

蓝月仙原是蓝礼的妾室白姨娘所出，白姨娘是个佃户之女，虽然生得国色天香，是一等一的美人，但因为身份低贱，人又木讷不懂得讨老夫人和大夫人江氏的欢心，所以她在府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而这白姨娘生下蓝月仙的第二年，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暴毙，江氏就将蓝月仙抱到膝下亲自抚养。

而那时候，江氏自己已经有了八岁的女儿蓝月湄，这一嫡一庶的差别就极大。许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蓝月仙虽然表面乖巧八面玲珑，很懂得讨江氏的欢心，到底心里还是有些不忿的，而这种不满的情绪，更是在她十四岁那年的春天攀升到了极致。

那时的蓝月湄还是景帝的贵人，赶上她的生辰，蓝月仙随家中女眷一同进宫为嫡姐贺寿，在宫中偶遇了景帝。那时候的景帝刚过而立之年，倜傥俊逸，富贵逼人，却不知道是真的情投意合，还是看准了这样一个草鸡变凤凰的机会，御花园中蓝月仙以一曲清箫赢得景帝慧眼相看，后来便隐晦地对蓝月湄提起，想要将她纳入宫中。

蓝月湄其人跋扈骄纵，而且时年她正得帝宠，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答应把一个生得天仙一般的庶妹接进宫来跟自己争宠？她是蓝家的嫡女，又生了华泰公主秦苏，蓝家人的指望都在她的身上，虽然蓝礼也有意将蓝月仙送进宫中多一重保障，但江氏坚持不肯，最后也只得作罢。

为了彻底断了景帝的念想，江氏又做主火速给蓝月仙定了一门亲事，只等她及笄之后就送过门去，如此一来，蓝月仙与蓝家嫡支之间的嫌隙就算是落下了。

一切板上钉钉，江氏母女原以为高枕无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景帝竟然也就对这个小了自己一轮的青涩少女念念不忘，甚至不顾蓝家人为其定下的亲事，直接将人带进了宫，并且越过她的嫡姐蓝月湄，封了个姝嫔的封号。自那以后，这两姐妹就算是彻底结了仇，明里暗里争宠夺爱，可偏偏景帝一门心思都在蓝月仙身上，蓝月湄与她几番明争暗斗下来，慢慢被景帝冷落。

这蓝月仙在宫中春风得意，很是恃宠而骄了一段时间，好在萧文皇后淡泊，并不与她计较。她正在得意之时，适逢蓝月湄意外有孕怀上了秦洛。

景帝膝下子嗣单薄，对蓝月湄这一胎看得极重，那时萧文皇后也不过刚刚有孕，腹中胎儿男女未知。蓝家人铆足了劲扑在蓝月湄身上，指望她能诞下皇子稳定大局。

蓝月仙彼时已与蓝家彻底翻脸，自感地位岌岌可危，就不知不觉动了狠心思，对蓝月湄下

了手。那时候蓝月湄怀孕刚刚三个月，胎象并不十分稳固，被她一帖寒药下下去，差点一尸两命，太医院众太医救治了两天两夜才脱险。

蓝家人不依不饶地找上门来，景帝也心疼自己的孩子，而也许是景帝原本对她期望太高的缘故，失望之余，脾气和手段都较对别人更严厉些，当即一纸诏书废了她的封号，驱散了她宫中所有人，将其打入冷宫，并且自那以后，再不准任何人提起蓝月仙或是姝嫔有关的一字一句。

上一世，其实秦菁一直都不明白景帝何以会偏爱秦洛到那般地步，现在才隐约知道——

他也许并不是真的喜欢秦洛，而是通过这种举动，在为他心爱的女人赎罪。

他不准人提起她也不是因为绝情，而是因为软弱，那个女人才是他的软肋，否则以当年她谋害皇嗣的罪名，是大可以将其处死的。可是他没有，只是选择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瞒过所有人的耳目，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回味她。

对于自己的这个父亲，秦菁可以说是彻底死心了，既然是这样，她也就没了顾虑。

当年的蓝月仙恨的只是蓝家人，而如今却是未必了。虽然她自己不能对景帝做什么，至于别人她也实在是管不着的！蓝礼、蓝月湄，甚至蓝玉衡——

秦菁目光凌厉一闪，冷漠地摇头道：“本宫还是那句话，在这宫里，父皇最大，其他人都不足为惧。本宫既然找上了她，自然就是有把握的。”

听她如此斩钉截铁的语气，灵歌也就稍稍安心，正要再说什么的时候，墨荷已经带人提了洗澡水进来。

“这里有墨荷服侍我就行，你先下去吧。”秦菁道。

“是！公主！”灵歌应道，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的样子，匆匆退下了。

墨荷带人把热水调到澡盆里，笑着回身来请秦菁：“公主，奴婢替您更衣。”

“不急！”秦菁却是隔开她的手道，“苏沐这会儿应该还没睡，你去把他给我找来。”

“现在？”墨荷诧异。

“对！现在！叫他马上来见我！”秦菁重复。

墨荷心里突然就紧张了起来，再不敢耽搁，赶紧去了。

秦菁坐在桌旁闭目养神。桌上一盏琉璃宫灯映出点点温润的光，落在她轮廓精致的面孔上，隐约晃动的光影，如点缀凡间的精灵，顽皮又快乐。

墨荷的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就带了苏沐过来。

“公主，您这么急传奴才过来，是有差事交代奴才去办？”因为是在晚上，苏沐只站在门内，恭敬行礼。

“嗯！”秦菁直言不讳，简短道，“灵歌刚从本宫这里出去，这会儿应该还没睡，你从暗中盯着她点，看她今晚会做什么。”

灵歌是萧羽的人，但自从将她收在了身边，秦菁还从不曾对她疑心过什么。

墨荷和苏沐都明显意外，面面相觑。

片刻，苏沐赶紧敛了心神，拱手道：“是！如果公主没有别的吩咐，奴才就先行告退了！”

“去吧！”秦菁挥挥手，想了想又道，“记着，不要惊动她，也千万不要与她交手。”

“奴才明白！”苏沐心中疑虑更重，却仍是慎重地点头，转身退了下去。

秦菁起身回到屏风后面，脱了衣服走进浴桶里。

寒冬腊月的天气，这屋子生了地龙，一点都不觉得冷。她半眯了眼靠在黄花梨木的浴桶边，解开一头长发，浓黑的发丝披散下来，成缕漂浮在水面上，半掩着水下如玉的身子。宫灯映照下，水面波光影动，是让人沉醉痴迷的旖旎风景。

因为下午睡过，这时候她倒不很困，只闭目养神，时而掬一捧温水洒在面上，温热的清水滚过每一个细小的毛孔，再成股沿着下巴的弧线滚落水中。

她抬手去擦拭脖子上残存的水珠，却在触到肌肤的一瞬间止了动作，莫名其妙又想起早上那会儿和白奕拥抱缠绵的那个吻，当时那家伙还恬不知耻地在她颈边嗅了半天。

这么一想，秦菁面上不觉一阵燥热，下意识双手捧住脖子，像是这样便能藏住他留下的味道。

白奕？白奕！怎么这一刻，脑海中突然不可遏止地频频出现他的影像？平心而论，她其实并不排斥他或讨厌他，只是一想到景帝和如今自己所处的位置、朝堂的形势，又难免心烦意乱。秦菁烦躁地往脸上泼了两捧水。

墨荷是这时候才慢吞吞地从屏风后面跟过来，挽了袖子给她按背，有些忧虑地说道：“公主是在为姝嫔的事情烦心吗？都是奴婢无能，也帮不上什么忙。”

她手无缚鸡之力，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有些事，灵歌和苏沐能做，她却不能。现在秦菁明明是不信任灵歌的，却还不得不用这个人，墨荷想来便有些自责。只是关于灵歌的事，秦菁没细说，她也本分地并不多问。

“不是。”秦菁明显也没准备解释，只是靠在浴桶边缘闭目养神，“那件事真要处理起来，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她不再说话，眉心却依稀烦躁地拧成了疙瘩。

墨荷低头看她，几次话到嘴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秦菁感觉到了她的心不在焉，就回头看了她一眼：“怎么，你不舒服？”

“不是。”墨荷心里慌了一下，立刻否认。

秦菁不解，递过去一个询问的眼神。墨荷咬着唇，犹豫再三，这才迟疑着开口：“公主，今儿个一早您和四公子在窗边……我都看见了，您对他……”

秦菁的性子，对谁都能狠下心肠翻脸无情，尤其是和那个远日无怨近日无仇的苏统领，每回见了还苦大仇深的，却唯独对白家的这位四少爷有所不同，而且她又不是敢做不敢当的性子，背地里却对白奕绝口不提，像是讳莫如深一样。

“本宫对他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皇！”秦菁不耐烦地打断她，话到一半又忽然止住，闭上眼道，“这里今晚不用服侍了，你下去吧！”

“是！”墨荷见她面有愠色，再不敢言，顺从地退下了。

一夜好梦。

次日一早墨荷已经忘记了前夜的不快，手捧着秦菁喜欢的腊八粥，笑吟吟地带人进来给她摆膳：“公主，我娘刚刚让香儿传了话来，说是皇后娘娘去万寿宫陪着太后娘娘一起用膳了。您先用了早膳，晚些再去吧。”

自从送走了秦宣，秦菁恐萧文皇后孤单，至少每天都要往她的寝宫走一趟。再者重活一世，她也格外珍惜这种母女共叙天伦的好时光，所以渐渐成了习惯。

“嗯，那就摆膳吧！”秦菁道，插好发簪自寝殿出来。

墨荷得了她的应允才叫人把饭菜摆上桌，这边秦菁拾了筷子刚吃到一半，就看见门外苏沐疾步走进院子。

秦菁手里端着碗没放，墨荷已然会意，招招手，带着几个宫女退出了寝殿。

苏沐在门槛内单膝跪下，禀告道：“公主，昨夜奴才听您的吩咐去盯灵歌，四更天的时候她出宫了，没有从宫门走。”

秦菁手下捏着调羹的动作略一凝滞，脸上神色却无半分意外，只道：“她去了哪里？”

“走的城西方向，奴才跟了她一段，后来她好像是有所察觉，我便没有再继续跟下去。”苏沐道，“后来一直守在宫墙外头，看着她回来，这才过来给您复命。”

秦菁微垂了眉眼玩味一笑，抬头见苏沐还跪着，就笑了笑：“你去吧，这事儿就此揭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是！”苏沐拱手道，起身退了出去。

秦菁低头，慢慢搅着碗里的腊八粥，有些心不在焉起来。昨夜她才让灵歌表态，这丫头不飞鸽传书去跟萧羽请示，却是去了哪里？真有意思！

用过早膳，秦菁正在寝殿更衣，准备去秦宣宫中看望时，灵歌就来了。秦菁抬眸看她一眼，见她微垂了眼睛站在门口，与往常神情无异，也就没说什么。

墨荷跟苏雨两个服侍她穿好衣服，临出门时，秦菁才招招手叫了灵歌道：“你也跟着去吧！”

“是，公主！”灵歌应道，福了福身，跟着一并出了门。

秦宣那里，但凡人在宫中，秦菁是每日必定要去的，一则为了做戏，二来——那个孩子虽不是她的亲弟弟，但有时候看着他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模样，心里也会觉得安定。

这宫里的环境是她和秦宣都选择不了的，有时候看着别人，也算是种慰藉。

这日又是天晴，寝宫后头的花园里，秦菁抱着绒团儿坐在石凳上喝茶，不远处那孩子正趴

在一个鱼缸前专心致志地看着里面两条小鱼自在嬉戏，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吵不闹十分专注。

苏雨蹲在屋檐下看墨荷跟晴云做绣活儿，三个人其乐融融的模样，晴云偶尔回头去看一眼那孩子，不时叮嘱：“殿下小心些，现在天寒，记得别去玩水。”

那孩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总之是不说话，还是一动不动地趴在鱼缸边往水里看。

秦菁微笑着低头抿了口茶，然后稍稍侧头看了眼侍立在她身后的灵歌道：“昨夜本宫与你说的，你可想好了？”

灵歌本来正在看着远处那孩子失神，闻言先是一愣，然后赶忙屈膝跪下，正色道：“奴婢想好了，当日公子叮咛奴婢的便是一定要护卫公主殿下的安全，奴婢既然来了公主身边，就没有存过二心，公主信得过奴婢，有事但凡吩咐就是，奴婢姐妹定然万死不辞。”

说到底，她与萧羽本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若有什么闪失，朝中失去平衡，萧羽在外便很难玩得转了。

灵歌这说辞的确在情在理，无可挑剔，既没有背弃自己真正主子的嘱托，也不妨碍她对秦菁尽忠。

“你定下了主意就好！”秦菁满意点头，抬手将她扶起，“放心吧，你跟旋舞在本宫身边，本宫都视你们为自己人，不到万不得已，本宫也不会让你们以身犯险的。”

既然为人奴仆，自己的生死灵歌已经看得很轻，妹妹旋舞却是她的心头肉。

“谢谢公主！”灵歌感激道，说着却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再次咬牙开口，“公主，您可不可以也答应奴婢一件事？”

这个丫头一向懂得分寸，这会儿竟然主动和自己讲起条件来了？秦菁玩味着，心里就起了些兴致：“说说看！”

“奴婢知道这宫里的形势凶险不输战场，虽然您一直都思虑周全，可是奴婢可不可以求您，不管有什么事，都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先？”灵歌垂下眼睛，语气坚定。

秦菁有些微愣，旋即明白过来，笑了笑：“既然这是表兄交给你们的任务，本宫自然也不会刻意让你们为难，放心吧！”

“谢谢公主成全！”灵歌道，郑重其事地跪地磕个头，再仰起脸时，面上神情就更刻意地坚毅了三分。

“起来吧。”秦菁淡淡说道。

于是主仆便再无话，各自移开目光去这院子里寻些风景。

那日，自蓝淑妃被景帝圈禁以后，宫外又传来消息，说是蓝玉衡因为急怒攻心吐了血，之后就连着卧床不起，早朝也跟景帝告假缺席了。

秦菁闻言，不过一笑置之，只是随后白奕那边又着人传了信来，说是莫如风旧疾复发，他要在府中照料一阵，怕是接下来得有几日不得空进宫了。

少了他在，就少了好些热闹，于是之后的几日秦菁也关了宫门在乾和宫中休养，只每天早起去萧文皇后处请安，或是去秦宣宫里坐坐。

这日午后，她闲暇，就命人移了闲置已久的棋盘到院子的凉亭里，左右手分执两色棋子，自己和自己对弈。

苏雨喜滋滋地凑过来要瞧热闹，却被墨荷挡了：“你别在这里吵着公主了，叫上你大哥，去门口守着吧，一会儿要是有人登门，也好拦着点儿。”

苏沐成天板着一张脸，苏雨不乐意和他待在一处，不满地嘟囔：“门口有小路子他们看着呢，而且公主又提前放了话出去，说咱们宫里闭门谢客，难道还有谁会这么不识趣？”

墨荷拿眼角余光看了秦菁一眼，见她心情正好，就只催促苏雨道：“叫你去你就去，哪儿来的这么多废话？”

苏雨对她，从来都像姐姐一样尊重，倒也听话，撇撇嘴，去侍卫房里拖着苏沐一起去了大门口。

适逢灵歌从偏殿端了茶水过来，见状便是好奇：“出什么事了吗？是谁要来？”

墨荷与她倒是不绕弯子，接了她手中茶具道：“西华门传了口信过来，说是……”话音未落，已经听到大门口吵闹了起来。

这是在宫里，又是在风头正盛的荣安长公主的寝宫外面，居然就有人敢公然登门闹事？灵歌大为意外，一时间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门口有苏沐坐镇，来人自是进不来的，就听着苏雨和她大声争执。

“我家公主有令，今天不见客，殿下您还是请回吧。”许是有苏沐撑腰的缘故，苏雨的声音很响亮。

随后就听另一个女人恼怒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挡本宫的路？荣安呢？是心虚了吗？她以为这样躲起来不见人就能了事？本宫是堂堂的皇室公主，她的皇姑，那个乳臭未干的死丫头竟然要在本宫面前摆谱吗？马上叫她出来见我！”

这个声音是——

灵歌反应了一下，随后了悟：“是锦绣公主？”

墨荷一笑，刚要说话，却是坐在亭子里的秦菁先开了口，闲闲道：“离着灵隐寺出事已经有四天了，三皇姑能捺着性子等到今天才登门，这拖得已经够久了。”

锦绣公主本来就是火暴脾气，苏雨又不相让，可想而知，外面争执得越发激烈了。

想到那天晚上的事，灵歌还是心里恼火，不悦道：“她怎么还有脸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所有的一切，都是秦宁咎由自取，秦菁还没去找她们算账，现在却是锦绣公主闹上门来了？这对母女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提起这事，墨荷也是气愤，忍不住道：“公主，奴婢就不明白了，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您也不追究？既然锦绣公主找来了，那刚刚好，太后和皇上那里不好声张，我们去请皇后